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保祿六世禮堂

2007 年 3 月 7 日

羅馬的聖格來孟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，

過去幾個月，我們以新約經書所記述的宗徒和基督信仰初期的見證者，作為我們的默想內容。現在我們將注意力轉向最初幾個基督徒世紀的神聖教父。以便我們可以觀察教會如何開始她在歷史中的旅程。

聖格來孟(san Clemente Romano)，第一世紀末的羅馬主教，是繼連魯(Lino)和安納棋度(Anacleto)之後，伯多祿的第三位繼承人。關於他的生平，最重要的證明來自聖依內利(sant'Ireneo)，聖依內利當里昂(Lione)主教到 202 年。他證實格來孟「見過眾位宗徒」，「曾經和他們會面」，「他們的講道仍在他耳際迴響，他們的傳統仍歷歷在他眼前」(《駁斥眾異端 *Contro le eresie*》3,3,3)。稍晚，第四與第六世紀之間的證明，給格來孟冠上殉道者的稱號。

這位羅馬主教的威信與名望是如此之盛，以至有好些作品都指稱是他出自他的手筆，然而唯一肯定是他所寫的只有《致格林多人書 *Lettera ai Corinti*》。關於這作品，基督信仰發端的「案卷保管者」(«archivista»)凱撒肋雅의 歐瑟比奧(Eusebio di Cesarea)這樣介紹：「格來孟有一封信傳下來被公認是真的、偉大的和讓人欽敬的。這封信是他以羅馬教會的名義寫給格林多教會……我們知道長久以來，直到今日，在信友的聚會中都會宣讀這封信」(《教會史 *Storia Ecclesiastica*》3,16)。這封信當時已幾乎被視為經典。格來孟，以希臘文，在信首傷感地寫道「那些突然而至的禍患，竟然一個一個

接踵而來」(1,1)，以致他無法作出更適時的介入。這些「禍患」指的，是羅馬皇帝多米之安勞(Domiziano)引發的教難，因此這封信的寫成日期，應該是在這位皇帝駕崩不久和他所發起的教難的末期，即緊接 96 年之後。

格來孟的介入，是出於他對當時發生在格林多教會的嚴重問題的關注：事實上，那時團體中的司鐸，被一些年青的反對派革職。對這不幸事件，聖依內利也有記載，他寫道：「於格來孟在位期間，格林多教會出現了非同小可的爭端，羅馬教會因此寫了一封極端重要的信給格林多人，以便他們在平安內和好，更新他們的信德和向他們宣示他們不久前，才從眾宗徒那兒接受了傳統」(《駁斥眾異端 *Contro le eresie*》3,3,3)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自從聖伯多祿去世後，這封信構成羅馬首席權的初度行使。保祿曾給格林多人寫了兩封信，格來孟的信重新提及聖保祿在這兩封信中所重視的主題，尤其是關於救恩的指示性和倫理承擔的命令性，這兩者之間的神學辨證法，這個永遠不會過時的主題。首先，我們有關於拯救人類的恩寵這喜訊的宣講。主預先為我們準備好一切，並寬恕了我們，把祂的愛，把成為基督徒，成為祂的弟兄姊妹的恩寵賜給我們。這是一個使我們的人生充滿喜樂，和讓我們穩妥地行事的宣講：主的仁愛永遠都在等著我們，而且主的仁愛永遠大過我們所有的罪。縱然這樣，卻需要我們以與所接受的恩賜相稱的方式生活，同時以一個大方和勇敢的皈依歷程回應這救恩的宣講。比較起保祿的書信模式，全部保祿書信均由教義和實踐兩部份組成，格來孟這封信的嶄新之處，在於他在教義和實踐部份之後，加了一篇「大祈禱文」，以總結全信。

這封信所提供的直接時機，讓這位羅馬主教有機會就教會的身份和她的使命，作出廣泛的介入。若在格林多曾出現惡習，格來孟指出，那是因為愛德及其他不可或缺的德行的衰敗。為此，他再次呼籲信友要謙遜和要有兄弟之愛，兩個實實在在使教會成為教會的德行：「我們是神聖的一份子」，他勸勉說，「因此讓我們完成聖德要求的一切」(30,1)。這位羅馬主教特別提醒說，是主祂自己「指定在何處並由何人完成祂要的禮儀服務，好使每一件事，都帶著祂的認可神聖地完成，並成功地接受祂的旨意……事實上託付給大司祭的，是那些只屬於祂的禮儀職務；至於其他司祭，也有為他們預定的崗位；肋未人有屬於他們的服務。《laikós》——平信徒——不能逾越為他們所作的安排」(40,1-5：值得注意在這封寫成於第一世紀末的書信中，這個希臘文名詞

«*laikós*», 首次在基督徒文學中出現，而 «*laikós*» 所指的，是「*laos* [人民] 中的一份子」，即「天主子民中的一員」)。

就這樣，透過引述古以色列的禮儀，格來孟展示了他理想中的教會。她是由那位在基督奧體的不同肢體中噓氣，「傾注在我們身上的唯一的恩寵之神所集合」，在這奧體內，全體毫無分隔地結合一起，大家是「彼此的肢體」(46,6-7)。至於「平信徒」與聖統序之間的清楚區別，絕對不代表任何對立，而是代表一個身體，一個組織內不同功能之間的有機連結。事實上，教會並非一個混亂和處於無政府狀態之地，在那裏一個人隨時可以為所欲為：而是每一個人在這組織中，依照已定的構架，按照所接受的召叫，履行自己的職務。至於各團體的領導人，格來孟清楚地提出宗徒繼承的教義。而管制這宗徒繼承的規範來自天主自己。聖父派遣了耶穌基督，之後耶穌基督派遣了宗徒。然後宗徒又派遣了各團體的領導人，並規定以後由其他當得起的人繼承他們。易言之，一切「照著天主的旨意所安排的」進行(42)。透過這些話，透過這些語句，格來孟強調教會所擁有的構架是聖事性而非政治性。天主在禮儀中與我們相遇的行動，先存於我們的決定和我們的想像。尤其要知道的，教會是天主的恩賜而不是我們的創造物，因此這聖事性構架不但使教會內的公共秩序的維繫得到保證，也保證了天主的恩賜的先存性，而我們所有人都需要這恩賜。

信末的「大祈禱文」給前面的論題添上一股宇宙性氣息。格來孟對天主出於愛而作的奇妙安排讚美和感謝祂，祂創造了世界，並繼續拯救它及聖化它。特別重要的是信中為統治者的祈禱。這是繼新約經書之後，最古老的為政治團體的祈禱文。如此一來，在後來的教難中，那些基督徒縱然明知教難會繼續，卻沒有停止為那些不公平地判決他們的同一政權祈禱。其動機主要出於基督的命令：要為迫害我們的人祈禱，就如耶穌在十字架上所作的一樣。除此以外，這篇祈禱文尚有另一個訓誨，這訓誨千百年以來，一直指引著基督徒在面對政治和國家時應有的態度。透過為政權祈禱，格來孟承認政治團體在天主所定下的秩序中的合法性；與此同時，他亦顯示出他對這些政權是否服從天主的憂慮，「他們會否帶著慈悲，在和平與溫良中行使他們的權力」(61,2)。凱撒並非一切，凱撒之外尚出現另一個權力，這權力的根源和本質並不屬於這世界，而是屬於「上界」：屬於那個連國家的權利都要聽從的真理。

就這樣格來孟的信回應了眾多永遠都合時的課題。尤其別具義意的，是這封信代表著，從第一世紀末葉開始，羅馬教會以自己的關懷，在愛德中領導著所有其他教會。羅馬主教在那篇「大祈禱文」中，代表整個世界向天主祈求。懷著同樣的精神，我們就以這篇「大祈禱文」中的呼求，作為我們的祈禱：「是的，主啊，請在平安的美善中以你的面容照耀我們；請以你大能的手保護我們。透過我們靈魂的大司祭和領袖，耶穌基督，我們感謝你，藉著祂一切光榮和讚頌，現在，至世代代，及無窮世之世都屬於你，亞孟」(60-61)。